

有岛武郎的宗教信仰与文学创作

符夏鹭

(哈尔滨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家有岛武郎自幼酷爱艺术,但由于一时彷徨在宗教和艺术之间,因而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直无法顺利发展。他认为文学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上帝的博爱和正义的实践才是人生的首要目标。有岛的人道主义思想就是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发展而来的。然而,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有岛终于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动摇,并弃教从文。在杂志《白桦》创刊之年,他对白桦派运动产生了共鸣,加入白桦派后,才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有岛与白桦派其他作家不同,不是一味的强调自我,而是更注重与社会的联系。同时,他把欧美近代文学的精华移植栽培到日本的国土上,形成了一种东西洋结合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 基督教; 白桦派; 博爱精神; 自然主义

[中图分类号] I31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5)02-0059-05

日本近代文学作家有岛武郎曾在遗墨中留下这样的名言:“汝乃汝之身”。这是有岛人生观形成的关键,也是他一生的象征。在有岛生涯中,他为了实现忠实自我、确立自我、追求自我而竭尽全力。像有岛那样深刻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作家,在日本极其罕见。下面我们不妨沿着有岛的人生轨迹,探索其思想境界及文学世界的发展过程。

一、有岛武郎与基督教

有岛武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曾经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长时间在文学与宗教这“两条路”之间的彷徨就是有岛思想形成的精神史。

日本文学评论家山田昭夫指出:“基督教世界是文学世界,而文学世界是世俗世界。虽然这样区分有些图解化,但这是有岛的基本认识。有岛在‘两条路’中所显示的二元论思考模式可以归结到基督教的影响,有岛在青年时代曾一味追求灵魂世界,虽然向往文学世界,但由于深感到文学中人生解放的痛苦,由于过于拘泥艺术论,所以长期陷入二元论思考的深渊之中,这便是有岛青年时代内心世界的缩影,有

岛文学的根基便是二元纠葛。”^[1]

有岛认为:文学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它不过是探求更崇高的理想——真理的一种手段罢了,何为世界?何为人生?何为人类?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宗教来解决,文学和艺术将毫无意义。有岛曾经由儒教转为信仰佛教,但并未从这两种信仰中找到真理。

有岛进入札幌农业学校后,在内村樞三的影响下,对基督教和《圣经》产生了极大的兴味,把上帝的博爱和正义的实践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并成为一名虔诚的清教徒,这是有岛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然而,有岛对信仰基督教并不是没有产生过动摇。他一方面渴望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不能深刻认识到人类的罪过,从未饱尝过生活的艰辛而苦恼不堪。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与人类同甘苦、共患难,能否真正找到真理。于是,有岛把圣经和祈祷作为精神食粮,不断坚定自己的信念。他认为只有对上帝,就是对真理的绝对服从,人格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人类只有与世界上一切邪恶做斗争,才会实现真正的自由、博爱、正义。实行人道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天职。数年后,有岛的人道主义思想就是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发展

起来的。

有岛抱有伟大信念的同时,内心的分裂也就是惰性和情欲也时常困扰着他,使他产生一种罪恶感。有岛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弱者,为此而深感不安。

灵魂与肉体的对立、信仰与情欲的冲突,使有岛在信仰生活中再次陷入危机和苦恼之中。

尽管如此,有岛还是排除万难,把美好的信仰作为崇高的目标,并且放弃了对文学及艺术的追求,最终在毕业前夕,也就是明治三十四年(1902年)三月加入了札幌独立教会。

有岛满怀强烈的信念,前赴美国留学。然而在此期间,有岛曾经照料的患者斯克特医学博士自杀了,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他终于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动摇。

斯克特的弟弟事业失败后,由于斯克特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而自杀了,斯克特一直受到内心的谴责,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程度。最后他只有求救于教会。牧师告诉他:“你的灵魂将永远受到诅咒。”斯克特最终绝望的选择自杀。这一事件对有岛震动颇大,使他对基督教中的罪恶观、赎罪论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此外,基督教徒们对日俄战争的麻木、冷淡的态度,使有岛看到了潜藏在基督教徒内心中的精神颓废。由此,有岛感悟到:自己永远无法触及到具有宇宙人格的上帝。同时,基督教中的罪恶感及赎罪论与自己的思考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人类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罪恶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有岛发现在基督教博爱的背后隐藏着极端的利己主义。

有岛对信仰的热情消失后,频繁出入图书馆,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有岛决心弃教从文,立志当一名文学家。

二、有岛武郎与白桦派

有岛自幼酷爱艺术,但由于一时彷徨在宗教和艺术之间,因而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直无法顺利发展。对宗教的兴趣淡漠以后,多年压抑的艺术热情终于在有岛的心中再次点燃起灼热的火焰。

“我本来在内心里就一直憧憬着艺术。虽然我有十二分埋头艺术的要求,但由于对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并且在纯艺术和基督教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我曾竭力克制这种艺术冲动,但最终还是难以克制,只好以破戒僧那样的心情,在下一年里埋头于文学之中。我已产生一种绝望的感觉。”^[2]

1910年有岛退出教会,这一年正是杂志《白桦》创刊之

年,于是他很快对白桦派运动产生了共鸣,并积极加入了这一行列。

白桦派的成员几乎都是学习院出身的贵族子弟,但他们否定上流社会,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强烈主张自我确立。白桦派的理想主义同自然主义相反,其特点是:他们不是把国外一流的文学和思想作为一种技巧,而是作为生命的止境进行吸收和消化。不是注目于客观世界,而是注目在主观世界上,也就是说,他们不断摆脱自然主义的物质人生观,把涣散在外界的思想,集中统一在内部之中。对生活追求一种新精神,并不断寻找光明和力量。他们以理想主义为基础,相信个性尊严、生命的创造力。在平凡的美与丑的背后,探索独特的个性,并揭示出道德伦理上的真、善、美。白桦派的主张,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删去白桦派对个人主义的确立,那么这一运动是毫无意义的。

武者小路实笃就是白桦派代表之一。他认为最重要的使命是实现自我。他提倡回归自然、确立人类意志和信念,强调救世意识,最终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为减少社会上以及人生中不合理的现象,他制定了目标,并试图在宫崎县建立一个“理想新村”。他的代表作——《幸运之人》、《幸福者》、《友情》等作品,都充分反映出他的这种美好理想与愿望。

白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同时也被称之为“短篇小说之神”、“心境小说的代表”——志贺直哉也同样是强烈地追求自我,其显著特点是:以严格的道德伦理观,伸张正义。值得提出的是,他反对一切不正当的事物,在不自然、不谐调的势力面前,他从不绝望、妥协,并以此来创建自己的和谐世界。

志贺的初期作品《老实人夫妻》、《和解》、《在城崎》等作品中,与其说反对不谐调,不如说他执着地追求和谐,他往往把复杂的心理单纯化,以此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悲剧。其作品基调,可谓是东方式的含蓄。不难看出,志贺始终渴望保持外静内动的情感平衡。

与自然主义作家相比,白桦派更多的作品是私小说。其中,志贺的私小说作品最为显著,他把一些不过是日记而已的东西,或是自己的生活片段,信手裁剪出来,经过加工整理,最后使其变为高格调、高品位的作品。长篇小说《暗夜行路》,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著名杰作。主人公时任谦作,是祖父和母亲的私生子。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耻辱和苦痛,结婚后,本以为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然而由于妻子的过失,使他再次陷入苦恼和不幸的深渊之中。主人公不断向其

周围不正派的行为进行抗衡,试图从苦难中挣脱出来,最后他终于在无限的大自然中,找到了一条永久和平之路。显而易见,这是作者志贺思想的最高体现,也是他寻求安定和谐的依据。可以说,作为一个顺其“自然”而生存的自然主义者,这是白桦派理想中的典范。

与此相反,有岛武郎并不像武者小路实笃和志贺直哉那样无止境地追求自我、有较强的命运肯定意识,而是用冷静的目光审视社会,并进行更加深刻细致的研究。

日本文学评论家安川定男曾经指出:“像作家有岛武郎那样,把欧洲近代文学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自我诚实’和‘社会诚实’移植在局限于特殊条件、不易实现的日本文学土壤上,并把他确定为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课题,这是十分罕见的。他所创作的作品风格,几乎达到了欧洲优秀小说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他却背上了自身难以承受的包袱。《两条路》、《再论〈两条路〉》以及《读〈幸运之人〉》等评论都反映出以上的情形。”^[3]

有岛同白桦派的作家不同,不是一味强调自我,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与社会联系。在日本文学史上,开拓了一条个人同社会相结合的道路。同时把欧美近代文学的精华移植栽培到日本的国土上,形成了一种东西洋结合的独特风格,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如果这里借用吉田精一的比喻,那就是:与志贺的作品中充满“东洋诗情的水墨画”相比,在有岛的作品中,我们领略了“日本人难以见到的、大陆式的浑厚感以及油画般的浓重感。”^[4]这种说法也许是再恰当不过的。

有岛的处女作,以横滨港为背景的《叮咛虫》在开头部分是这样描写的:“都尼巴湾的水,因八月以来持续的日光照射而沸腾着。一切混浊的色彩潜藏着阴影,如同在莫奈画中见到的那种强烈的单一色,把海、天、船、人浑为一体,其鲜明的色彩,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盛夏的阳光,毫不留情的照射着,仿佛要把一切都溶化似的。午餐时分,烈日当头,港湾上所有的影子,都被浓缩的像是被油锅暴炒了一样。举目远眺,灼热的强光把眼睛烤得十分疼痛。”^[2]

这段开场白,十分形象地把盛夏的酷暑,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在直射的光线下,一切事物都被原色化了。其突出效果是:印象鲜明,感染性强,具有西洋印象画派之感。这样的描述,在有岛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恰好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的写作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总之,西方文学式的描写较多,纯日本式的描写较少,这是有岛文学一个显著的特点。《白桦》创刊那年,他翻译了《西方古传》,并先后发表了评论《两条路》、《叛逆者》等文章。

有岛自从加入白桦派后,才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他最初的精品《一个女人的一瞥》曾在1911年至1933年《白桦》杂志上连载过。在后几年里,他又将其作品改写成长篇小说《一个女人》。这是一部在日本文学上罕见的优秀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暴风雨般的迫力及感人的魅力。女主人公早月叶子(《一个女人的一瞥》中的早月田鹤子)是一位反日本传统的、具有西方个性的女性。她热情奔放、充满活力、执着地追求个性解放,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最终走向破灭的道路。

三、《一个女人》与《安娜·卡列尼娜》

有岛武郎的代表作《一个女人》是根据女主人公早月叶子的原型、即诗人国木田独步的前妻佐佐城信子的经历构思而成。佐佐城信子和国木田独步结婚仅数月,便以离婚告终。几年后,也就是1901年,信子又与有岛的同窗森广订婚。在森广去美国后,她便乘船前往美国。然而,在途中与船事务长武井勘三郎产生了恋情。当船到达美国后,信子并未上岸,而是跟随武井勘三郎一同返回了日本。此事件当时作为特大丑闻而被新闻界披露出来。

有岛同森广关系密切,他曾在横滨港为森广送行,而后又在同一码头送走信子。两年后,有岛本人也由此乘船赴美留学。这时他不禁想起两人的命运,顿时感慨万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年我在这里送过森广,而后又送走了信子。此时,她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宛如沙滩上的海市蜃楼,转瞬即逝。如今只留下凄凉的回忆。世事艰辛不幸,怎不令人感到悲痛?”^[5]

《一个女人》描写了一位才貌双全、自由奔放的日本近代女性早月叶子。她争强好胜、敏感而激进,主张人格独立、男女平等,向往自由,敢恨敢爱,以惊人的举动向日本封建社会进行挑战。但是,由于觉醒后不明方向,而且当时社会又无法引导她走向正确的轨道,致使她最终走向毁灭之路,演绎出一幕日本近代女性的历史悲剧。

在这部作品中,有岛无论在题材构思上,还是在创作风格上,均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尤其是从俄国文豪托尔斯泰那里受到巨大影响和启发。在执笔初期,也就是1907年3月有岛从欧洲乘船归国途中,阅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并在日记中用英文写道:“她的一生如同暴风雨一般。不,就是一场暴风雨。她若是遇到弱者,就会将其挫败。遇到强者,便受挫伤。与其说她不想回避二者,毋宁说她更

喜欢捕捉其中一方。上帝创造出这种人,生来注定要痛苦,可悲的灵魂!天生就是征服者,同时无疑也是败北者,这无法用人世间最悲哀的低级尺度来衡量。因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理解她,她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迷途的天使,可怜的灵魂!”^[5]

有岛归国后第二年,再次饶有兴趣地重读了这一作品。然而,他对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提及的俄罗斯政治、农业等问题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且与吉提、列文那种理想的爱情生活相比,有岛似乎更加为安娜“暴风雨”般的人生以及她那种为爱情和生活权利而抗争的强烈个性感动不已,并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正如日本文学评论家安川定男所述:“这是因为触动了有岛内心世界。因为他把刻在脑海中的安娜形象,倾注到《一个女人》的主人公的性格及命运的追求上。”^[6]

有岛在《一个女人》中,所刻画的女主人公叶子和安娜一样有着“暴风雨”般的人生。无疑,有岛在塑造叶子这一形象时,他眼前时常浮现出安娜的身影。虽说叶子身着日本和服,体内却注入了安娜的血。因而当安娜背叛了卡列宁,热烈地追求渥伦斯基的爱情时,叶子也同样地撕毁了和木村的婚约,投入仓地的怀抱。不言而喻,叶子就是有岛所说的“遇到弱者,就会将其挫败。遇到强者,便受挫伤”的“天生的败北者”。

《一个女人》同《安娜·卡列尼娜》在整个构思上,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首先,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有相同的生活遭遇及共同的追求。她们长期处在家长制的压抑下,家庭生活没有爱情,个性受到严重的摧残。尽管她们都有丈夫(或未婚夫)但由于向往真正的爱情而陷入不正常的恋爱漩涡中,以致被社会所抛弃。她们只能一味地追求情夫的爱,而又饱尝疑惑和嫉妒的痛苦。当与情夫的关系产生裂纹后,便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甚至达到可悲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中,最后走向自我毁灭的轨道上。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作者通过列文、吉提来谴责和批评安娜,而在《一个女人》中,作者通过古藤对叶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安娜·卡列尼娜》作品里,直接迫害安娜、使她被社会遗弃、最终走向毁灭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以卡列宁及渥伦斯卡雅伯爵夫人为代表的虚伪的基督教贵族。而在《一个女人》中,田川博士夫人及五十川女士则是叶子的直接迫害者。

两部作品在登场人物的性格、作用及安排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安娜——叶子、渥伦斯基——仓地、卡列宁——木村、列文——古藤、渥伦斯卡雅伯爵夫人——田川

博士及五十川女士、谢辽沙——定子和贞士、谢辽沙的奶妈——定子的奶妈等等。在以上人物关系上是对等相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无论是安娜还是叶子,最终不过是仅仅获得本能和感情上的解放,她们并没有从悲剧的命运中逃脱出来。从这一点上看,有岛从托尔斯泰那里受到极大影响和启示是不可置疑的。

有岛笔下的女主人公叶子,同安娜一样无视社会既成的道德伦理观,鄙视虚伪的人生处世哲学,以一种自然的生存姿态真实地活着。叶子不仅有强烈的爱与恨,更重要的是她始终忠实自己的本性,即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人生,她也同样以强烈、执着的爱及求生的渴望与命运抗争。有岛通过叶子这一形象,反映出日本明治维新后个性觉醒的一代“新女性”的喜怒哀乐。

但是,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女主人公安娜最终选择了自杀的途径。也就是说,当她对爱情绝望后,为了惩罚渥伦斯基,为了远离所有的人,包括自己而卧轨自杀,以此了结自己的一生。然而,有岛并没有让叶子那么简单地选择自杀的结局,而是让叶子在医生手术失败后造成死亡。手术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希望,因而叶子完全有可能通过医生的高超技术而继续生存下去。即使叶子预想到手术的失败,意识到自己注定逃脱不掉死神的威胁,那么也不能说是叶子亲自选择了死亡,而是由于超出她意志的外因造成的。

在近代文学作品中,无论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如何,通常是遵循一定的模式。即凡是违背既成的社会道德而陷入所谓不正常的恋爱关系之后,最终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也就是说,女主人公往往以自杀而解脱一切。安娜显然属于这一类型。但是叶子却不是这样。当然,在叶子的精神演变过程中,时常可以看到安娜的影子,但在死因的问题上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近代小说中,这是极为稀少的一种类型。叶子以其独特的生存姿态充分反映了她对生的执着和眷恋。

叶子在接受手术时,

“‘一’

执刀者用尖锐的声音说道。

‘一’

叶子附和着,声音剧烈地颤抖着。

‘二’

叶子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尊严。死,若是到了死亡的边缘,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一想到这儿,叶子不由地怀疑自己的血是否将要凝固了。

‘二’

叶子的声音越发激昂起来。(中略)

‘我要活，我要活我不……想死……刽子手！’

叶子使出全身力气挣扎着。与医生……与药物……与命运……叶子永久地抗争下去。”^[2]

从以上节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子对“生”的强烈愿望和执着。至少叶子没有显示出任何想要自杀的迹象。岂止如此，只要叶子不间断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她是不可能用自己的意志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有岛曾经说过：“叶子太执着了，她根本不想按照我的意图去死。”^[3]由此可见，作者有岛在塑造女主人公叶子时，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安娜的形象。有岛似乎更加强调叶子在个人意志同病魔作斗争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近代文学作品中这也是十分罕见的。当然，由于有岛过于强调女主人公叶子的歇斯底里及病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造成她不幸的社会责任。可见，《一个女人》在创作过程中与主题效果并不完全统一。这也是这篇作品的遗憾之处。

总之，有岛在人道主义以及文学创作方法上均受到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并且进行了创作性的继承和发展。《一个女人》就是他最好的实践。这部杰作在日本文学史上始终放射出璀璨的光辉。

无论是《一个女人》或是《安娜·卡列尼娜》，两部作品所描写的均不是一个成功的、而是一个失败人生的近代女性。不难看出，作家有岛及托尔斯泰对那些遭遇不幸命运的女性给予了无限同情和深切关注。同时对酿成女性悲剧的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和鞭挞。当今重新研究这两部作品，对于进一步认识、挖掘作品中的主题及人物内心世界仍具有很高的价值。

安川定男指出：“《一个女人》这部作品，不仅是有岛的杰作，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杰作。”^[6]而且，这部近代写实主义的不朽杰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艺术特色和魅力，将会不断被人们所发现。

有岛武郎脱离基督教后加入白桦派。从此他才真正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经过漫长岁月的暗中摸索，终于到达了理想的彼岸。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只有7年，然而他却成为日本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著名作家。其魅力不仅在于他抓住了文学的核心和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先端，捕捉、感染了人类的心灵。

复杂的多面性、新鲜的感受性、超时代的未来性以及东西方结合的有岛独特的文学艺术，将永远在日本文学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参考文献]

- [1] 山田昭夫. 有岛武郎 [M]. 东京: 明治书院, 1966
- [2] 有岛武郎. 有岛武郎集 [M]. 东京: 筑摩书院, 1970
- [3] 安川定男. 有岛武郎论 [M]. 东京: 明治书院, 1967.
- [4] 吉田精一. 现代日本文学史 [M]. 东京: 樱枫社, 1980
- [5] 有岛武郎. 有岛武郎日记集 [M]. 东京: 改造社,

1934

- [6] 安川定男. 悲剧知识人有岛武郎 [M]. 东京: 新典社, 1983
- [7] 江种满子. 有岛武郎论 [M]. 东京: 樱枫社, 1983
- [8] 大里恭三郎. 或る女の世界 [M]. 东京: 审美社, 1987.
- [9] 西垣勤. 有岛武郎论 [M]. 东京: 有精堂, 1971.

(责任编辑 如月)